

錢穆

錢穆先生全集

「新校本」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（六）

九州出版社

錢穆先生全集

〔新校本〕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

(六)

九州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·6 / 錢穆著 · 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.5
(錢穆先生全集)

ISBN 978-7-5108-0894-4

I. ①中… II. ①錢… III. ①學術思想—思想史—中國—元代 IV. ①B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(2011) 第046743號

本全集由錢胡美琦女士授權出版

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(六)

作者 錢穆著

責任編輯 陳春玲 郝建良

出版發行 九州出版社

出版人 徐尚定

裝幀設計 陸智昌 張萬興

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甲35號

郵編 100037

發行電話 (010) 68992190/2/3/5/6

網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印刷 三河市東方印刷有限公司

開本 635毫米×970毫米 16開

插頁印張 0.375

印張 18.25

字數 206千字

版次 2011年5月第1版

印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書號 ISBN 978-7-5108-0894-4

定價 498.00元 (全十冊)

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

序

自余成朱子新學案，即有意續撰朱餘藩，即朱學流衍考，起自元初黃東發，迄於清末，歷元、明、清三代，共得幾二十人。後又決意彙此論叢，遂并研朱餘藩納入，不另成書，以便觀省。此冊共收黃東發、王深寧、吳草廬三家，可見元初學術思想之大概。又一九五二年在臺北傷腦部，養病於臺中市，讀雜部明人筆記，乃知明初諸人，皆不忘元廷，無意出仕。越數年，在香港成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。及遷居臺北，又續成讀楊維禎東維子集以下各篇，可見元末學術思想之大概。有元一代，大率盡此。又加舊作金元統治下之新道教一篇及來臺後所講理學與藝術一篇，共成此冊。最近病目，不能識字，此冊付印，則不復再自親校，因亦無所改定。

一九七八年七月錢穆自識於外雙溪之素書樓，時年八十有四。

目次

序……………一

一 黃東發學述……………一

二 王深寧學述……………三九

〔附〕 讀羅璧識遺……………五九

三 吳草廬學述……………六七

四 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……………九五

一 讀宋學士集……………九六

二 讀劉文成集……………一二四

三	讀高青丘集	一四四
四	讀蘇平仲集	一六七
五	讀貝清江集	一七一
六	讀胡仲子集	一七八
七	讀九靈山房集	一八八
八	讀方正學集	一九八
五	續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續篇	二〇七
一	讀楊維禎東維子集	二〇七
二	讀趙汸東山存稿	二一六
三	讀葉子奇草木子	二三三
六	金元統治下之新道教	二四一
七	理學與藝術	二五五

黃東發學述

少時讀顧亭林日知錄，即知黃震東發其人而好之。及讀全謝山宋元學案，稱引黃氏語益多，益增想慕。然其書日鈔頗難得。中歲遊北平，始獲一部。方別有撰述，未暇細加籀誦。年來草爲朱子新學案，稱引黃氏語亦僅據謝山。及學案成書，始抽暇通體玩誦日鈔，復稍摭其一二條增入學案。竊謂後儒治朱學，能深得朱子奧旨者，殆莫踰於黃氏。爰草斯篇，以見梗概，並以補謝山所未及。

謂黃氏深得朱學奧旨者，在其學博而能醇。日鈔分類百卷，今行者九十七卷。經類三十一卷。諸儒書兩宋二十家共十三卷。諸子類自家語、孔氏書以下凡五十一家五卷。史類自史記下迄兩宋，正、雜史凡十五種九卷。文集韓、柳、歐、蘇、曾、王、涪翁、浮溪、石湖、水心共十家十卷。合共六十八卷。可見其生平讀書治學之廣大。其外二十九卷則爲其文集。

東發以一理學大儒，觀其日鈔，經、史、子、集罔不搜羅，可謂繁夥矣，然獨無語錄，此爲理學家一異。其研精文史，用力之勤，可謂理學家中之又一異。蓋東發之學，專崇朱子，其學博，即承朱子之教而來。然於朱子成說亦時有糾正，不媿媿姝姝務墨守，此則尤值重視。朱子論學極尊二程，亦

時於二程有糾正。東發之能糾正朱子，乃正見其善學也。

日鈔引黃勉齋書：「朱先生一部論語，直解到死。」東發亦自言：「終身讀論語，古今一晦菴。」日鈔讀論語只一卷，著墨無多，而曰：「餘則盡在集註矣。」此其崇奉朱子集註之意可見。然此一卷中，即多糾正語。如有子孝弟章，日鈔曰：

論語首章言學，次章即言孝弟，聖門之教人，莫切於孝弟矣。此章象山斥其為支離。程子言為仁，以孝弟為本，論性，則以仁為孝弟之本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，曷嘗有孝弟來。其說性尤精。實則孟子之道天性，而其說微覺求多於本文之外。晦菴或問中云：「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者。」此語為婉而切，似當收置集註，使學者知孝即仁之事，而仁即性之有可也。

又曰：

孔子說仁，又多與智對說。至孟子方說仁義禮智四者。程子謂曷嘗有孝弟，蓋以孟子之說釋有子之說爾。有子時，未有四者之說，亦未專主於說性。孝為仁之本，理脈固自渾融。且孟子雖分仁義禮智為四端，他日又嘗說「仁之實，事親」是也。聖賢立論，惟理是務，亦未嘗拘一端。其言仁義，亦未嘗不根於孝弟。故孔子嘗曰：「夫言豈一端而已，夫各有所當也。」

程氏言性中那有孝弟來，朱子亦謂其是一險語，然朱子註此章，實未能擺脫程氏語之纏縛。東發引朱子他處語，惜其未收置集註中，實是本朱語糾程氏。而謂程氏乃以孟子說釋有子，又別引孟子說以見程說之無當。辨析精確，是誠深有得於朱子之讀書法者。厥後至於晚明，程氏「性中曷嘗有孝弟來」一語，備受詬病。惜乎朱子未能矯正在前，而東發則固已糾之矣。至其不取象山說，則可無待深論。

又曾子三省章，日鈔曰：

集註首載尹氏曰：「曾子守約，故動必求諸身，語意已足。」次載謝氏曰：「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，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。獨曾子之學，專用心於內，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。」竊意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。用心於內，近世禪學之說耳。後有象山，因謂：「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，其學不傳。諸子是外面入去，今傳於世，皆外入之學，非孔子之真。」遂於論語之外，自稱得不傳之學，凡皆源於謝氏之說。使晦菴集註於今日，謝氏之說不知亦收載否。

東發謂孔門無專用心於內之學，其說亦本朱子。朱子又謂自謝上蔡一轉而為張無垢，再轉而為陸象山。然集註此章，終自並收尹、謝兩家之說。東發加以糾彈，可謂的切之至。

又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，日鈔曰：

夫子以行道救世為心，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，單據「與點」數語而張皇之，遺落世事，指為道妙。甚至謝上蔡，以曾皙想像之言為實有暮春浴沂之事，云：「三子為曾皙獨對春風冷眼看破。」但欲推之使高，而不知陷於談禪，是蓋學於程子而失之者也。程子曰：「孔子與點，蓋與聖人之志同，便是堯舜氣象。」此語微過於形容，上蔡因之而遂失也。

又曰：

老安少懷之志，天覆地載之心也，適人之適者也。浴沂詠歸之樂，吟風弄月之趣也，自適其適者也。曾皙固未得與堯舜比，豈得與夫子比。而形容之過如此，不合於其分量而審之矣。

論語「與點」一歎，程子識其「與聖人之志同，便是堯舜氣象」。集註為程氏此番話束縛，雖前後屢變其說，而終未能痛快抉破程氏之樊籠。後惟東發為能指出論語此章本旨，而咎程氏形容之過。然循此以下，直迄晚明，「與點」一歎，終自為理學家所樂道，而又張皇之不已。明道「曾點堯舜氣象」之意，乃與宋明理學相終始。是誠大可詫惜也。

又性相近章，日鈔曰：

性者，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。其性之所自來，固無有不善。而既屬於人，則不能以盡同。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「性相近」也。至孟子，當人欲橫流之時，特推其所本然者以曉當世，故專以性善為說。由今觀之，謂性為相近，則驗之身，稽之人，參之往古，考之當今，上採之聖賢，下察之庶眾，無一不合，信乎其為相近也。謂性為皆善，則自己而人，自古而今，自聖賢而眾庶，皆不能不少殊。言性之說至本朝而精，以善者為天地之性，以不能盡善者為氣質之性，此說即出，始足以完孟子性善之說。世之學者，乃因此陰陋吾夫子之說而不敢明言其為非，則曰：性相近是指氣質而言，若曲為之回護者。然則孟子之言性何其精，而夫子之言性何其粗耶！竊意天命之謂性，所謂「天地之性」，是推天命流行之初而言也，推性之所從來也。所謂「氣質之性」，是指即屬諸人而言也，斯其謂之性者也。夫子之言性，亦指此而已耳。本朝之言性，特因孟子性善之說，揆之人而不能盡合，故推測其已上者，以完其義耳。言性豈有加於夫子之一語哉。夫子言性相近，他日言中人以上，中人以下，生而知、學而知，人品節節不同，皆與相近之言無戾。孟子專言性善，他日言二之中，四之下，性之、反之，先覺、後覺，人品亦各各不同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說。夫子未嘗言性，言性只此一語，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。

又曰：

孟子言「忍性」，是性不能皆善，而忍亦習之義也。

判辨「天地之性」與「氣質之性」，亦宋明理學家一大事。陸王學者少言性，程朱學者則鮮不言性，而所辨，實亦無逃於如東發所指陳。惜乎此風扇蕩，終難驟返。直至晚明，顧亭林始力言論語不言性與天命；而陸桴亭著思辨錄，其論性大旨，乃一如東發，引孔子「性相近」之語以上駕乎孟子道性善之上。東發、亭林、桴亭三人，皆善學朱子。朱子本人翻此窠臼未盡，至三人始逐步翻出，可見學術風氣變之有漸而不易。而欲尋求朱子學之流衍，則必於此三人者，乃可得其真血脈真傳統所在。此難確指，貴於心知其意者之能微窺而見也。

又讀尚書舜典人心惟危一章，日鈔曰：

近世喜言心學，捨此章全章本旨，而獨論人心、道心。甚者單據道心二字，而直謂卽心是道。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、舜、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。蔡九峯作書傳，嘗述朱文公之言曰：「古之聖人，將以天下與人，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並傳之。」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。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，乃因以三聖傳心為說。世之學者，遂指此書十六字為傳心之要，而禪學者借以為據。愚案：心不待傳也。流行天地間，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，理也。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

物。心者，所以統宗此理，而別白其是非。人之賢否，事之得失，天下之治亂，皆於此乎判。禪學以理為障，而獨指其心，曰：「不立文字，單傳心印。」此蓋不欲言理，為此遁辭，付之不可究詰云耳。聖賢之學，由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，無非至理之流行，明白洞達，人人所同。歷千載，越宇宙，有不期而同，何傳之云。俗說浸淫，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，故僭書其所見如此。

傳心之說，朱子已先二陸鵝湖寺詩言之。東發一意尊朱，文集班班可考，東發寧有不知。惟蔡沈書集傳序單拈心學以為發揮，實失師門宗旨。而所謂虞書十六字傳心訣者，乃直至晚明，猶噪傳不輟，貽害學術界非淺鮮。東發之辨，不僅以辨陸王，亦所以辨程朱，可謂卓絕而特出，惜乎瞭此義者之終少其人也。

朱子詩集傳不采詩序，日鈔論之曰：

詩非序，莫知其所自作。去之千載之下，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，別求其說於茫茫之中，誠亦難事。然其指桑中、溱洧為鄭、衛之音，則其辭曉然，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。若謂甫、田、大田諸篇皆非刺詩、自今讀之，皆藹然治世之音。若謂成王不敢康之，成王為周成王，則其說實出於國語，亦文義之曉然者。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。若其發理之精到，措辭之簡

潔，讀之使人瞭然，亦孰有加於晦菴之詩傳者。學者當以晦菴詩傳為主，間有於意未能遽曉者，則以諸家參之，庶乎得之矣。

此論可懸爲後人治詩一方針。惜乎清儒不勝其門戶之私見，必欲盡返之於毛傳、鄭箋以爲快。獵奇鈎異者，復旁搜於齊、魯、韓三家，使詩學重困於叢榛宿莽中，不能復出，亦可慨也。

朱子治易，兼取伊川、康節，東發則深以爲不然。日鈔曰：

我朝理學大明，伊川程先生始作易傳，時則有若康節邵先生，又別求易於辭之外。晦菴朱先生作易本義、易啟蒙，乃兼二說。愚按：易誠爲卜筮而作，考之經傳無有不合。易至晦菴，信乎其復舊而明且備也。康節所謂先天之說，則易之書本無有。易於理與數，固無所不包。伊川言理，而理者人心之所同。康節言數，而數者康節之所獨。明理者雖不知數，自能避凶而從吉。學數者儻不明理，必至舍人而言天。伊川之言理，本之文王、孔子。康節之言數，得之李挺之、穆伯長、陳希夷。窮理而精，則可修己治人，有補當世。言數而精，不過尋流逐末，流爲技術。康節大儒，以易言數，雖超出漢人之上，然學者亦未易躡等。若以易言理，則日用常行，無往非易，此宜審所當務也。

東發不阿守朱子一家言，觀此處更可見。

日鈔又言之，曰：

謂易本卜筮，謂詩非美刺，謂春秋初不以字為褒貶，皆曠世未聞之高論，而實皆追復古始之正說。乍見駭然，熟輒心靡。卓識雄辨，萬古莫儔。

其推崇朱子，洵可謂更莫有加矣。抑其融會義理、考據而一視之，絕不存芥蒂於胸中，此層更值重視。若使此下學術界，能沿此蹊徑，續此軌轍，則何來有漢、宋之門戶？

東發治學，既一本朱子，其於羣經大義，幾乎一依朱子為從違。偶有矯挽，皆其犖犖大者，已略引如上。故日鈔於讀論、孟、詩、書、周易，皆各得一卷，因朱子皆有成書，不煩多立論也。日鈔讀春秋凡七卷，讀戴禮凡十六卷，論議較多，則因朱子於此，未有成書，並亦較少闡說也。

日鈔於讀本朝諸儒理學書，朱子外極推濂溪，謂：

本朝理學，闡幽於周子，集成於晦翁。太極之圖，易通之書，微晦翁，萬世莫能明也。肅襟莊誦之為快，何啻蟬蛻塵泥而鵬運青冥哉。

然其論「尋孔顏樂處」一節乃曰：

顏子之樂，周子於通書固嘗言之，曰：「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。大者，性命之源，道德之至尊至貴，小則所謂芥視軒冕、塵視金玉者也。夫然，故吟風弄月，自然不勝其樂。不見大國足民，小國為相，區區必於有行之為滯累耳。」周程之相與領會，其大若此，而其剖示於通書者，又顯著若此。後世有能篤信而自得之，其樂豈有異乎哉！若其極論天地所安之處，以至於六合之外，則周子高明而博學，窮極造化，自然造詣，學者未宜過而問也。顏子所樂之處，實吾心固有。天地所安之處，於人事無關。

此辨義旨深微。尋孔顏樂處，乃是濂溪傳授二程理學大血脈所在，顧後來程、謝特提曾點，則顯與濂溪所舉「孔顏樂處」道路有歧，此一也。濂溪為學，窮極造化，曾與二程極論天地所安；二程於此方面不多傳述，微朱子，則太極一圖之精奧閱深，將使後世莫能明；然所謂「孔顏樂處」則殊不在此。日鈔援據通書，加以發明，此二也。至於造化陰陽，東發似少詳究。象山貽書朱子，極論太極圖，東發是朱非陸，如此而止。論性則寧從論語，論易則頗不喜康節，其讀朱子語類，則曰：

讀朱子語類，如仰觀造化之大，莫知所措辭。然嘗詳之，夫子作六經，後來者溺於詁訓，未害

也。濂、洛言道學，後來者借以談禪，則其害深矣。此無他，凡近者猶可進而至於高明，一流於高空，則恐無復可返之期，誤人未央也。今朱子解剝濂溪之圖象，裒列二程之遺書，以明道學之正傳者如此。窮極釋氏之「作用是性」，辨詰諸老之流入禪學，以明其徒之似是而非者如彼。使道學之源不差，而夫子之道復明，此其有功於天下萬世，較之施於用世者，撥亂反正，豈足喻勞烈之萬一哉！

此乃東發自己學術立場所在，切近人事，不落高空，凡讀日鈔，胥當注意此一分辨也。

東發討論北宋理學諸儒，尤所辨析入細者，乃在分別指出二程與朱子之有相歧處。此層從來未經注意，加以剖說。夫謂朱子學本二程，此固無可疑者。然若謂朱子於傳述二程外更無建樹，則何貴於程門諸大弟子外，更多生一朱子。抑且朱學即程學，朱子僅是程門一傳人，則述朱即所以述程，闡程不煩復闡朱。朱子在宋代理學中之地位，究如何乎？後人稱述理學，必程、朱駢舉，又必朱、陸對立。然朱子年事學歷，先於二陸。鵝湖之會，已在朱子成學之後。朱子不為反陸而有學也。故僅以朱、陸異同一觀點衡量朱子，則決不足以包舉朱子為學之大全。而且二陸之學，雖曰自成於門庭之內，兄弟之間，然豈絕無所聞見濡染於時賢，而果謂其崛起於孟子以後千五百年，羣所不傳而已有獨得之秘乎？二陸之學亦時復有得於程門，惟象山喜明道不喜伊川，然豈明道、伊川伯仲之間，亦猶如象山與晦菴之相水火乎？若謂象山亦上承明道，則又當置朱子於何地？惜乎後之治理學者，必曰